

《世界经典名著》

特仑特的 最后一案

〔美〕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

*Teluntede
Zuihouy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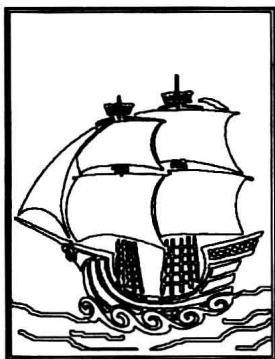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百部

5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特仑特的最后一案

[美] 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 著
罗光明 李 焱 译



对华尔街的兴衰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金融巨头西格斯比·曼德森，有一天突然被枪杀。死讯震动了整个美国。曼德森的朋友卡普尔请来著名侦探特仑特协助侦破此案。经过严密的调查与“天衣无缝”的推理，特仑特很快得出了结论，并写成报告寄给卡普尔。

卡普尔收到报告后，约特仑特面谈一次。特仑特以为卡普尔一定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卡普尔却告诉特仑特：“曼德森是我杀死的。”

《特仑特的最后一案》是英国作家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于1912年写成的。这部书在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开创了侦探小说发展的另一条道路。本特利在这本反推理小说之后，先后又与他人合作出版了《特仑特自己的案件》、《特仑特介入案件》等。

目

录

第一章	一场灾难	(5)
第二章	特大新闻	(12)
第三章	进入角色	(20)
第四章	论证	(35)
第五章	寻找	(56)
第六章	邦纳先生涉及案情	(67)
第七章	黑衣女子	(73)
第八章	验尸	(81)
第九章	指纹	(86)
第十章	富豪的妻子	(90)
第十一章	未发的消息	(96)
第十二章	厄运	(108)
第十三章	爆发	(115)
第十四章	致信	(130)
第十五章	水落石出	(136)
第十六章	致命的打击	(159)

第一章 一场灾难

其实，生活里的凡夫俗子，到底有多少人知道，人生中最重要东西是什么呢？

西格斯波·麦德逊的生命随着一声枪响被划上了句号。他走了，没有看到凶手，也没有找到一个为他哭泣的人。他唯一值得纪念的，就是那用计谋和蛮横创造的巨额财富——任何人都不认为他值得悼念，也不认为有必要因为他的死而把他生前所做的一切罩上一个美丽的花环，以使他应有的声誉和评价被讨回。然而等消息传开，整日为了名利而绞尽脑汁的商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震撼。从人类历史最初的物物交换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对经济界产生如此强烈的震颤。可以说，西格斯波·麦德逊在经济界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商界不乏金融巨头，他们凭借手中占有的股票和资本，控制着整个社会的金融活动，以便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没有一个人能与麦德逊相提并论。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卑劣的英雄，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曾不止一次地于危难中稳定大局。只要他一跺脚，整个华尔街都会感到颤动。

麦德逊的体内秉继了祖父的遗传基因，并加以发扬光大。父亲继承了爷爷的资财，一生都靠了这些资产默默地做着借贷生意，从来没有失手过，资产不断扩大。麦德逊本人从来没有为金钱发愁过，也没有尝过缺钱的滋味。但他却完全不像一个上层社会的贵族，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点儿大家族所应有的传统和习惯。他是一个文明和粗野的结合体。麦德逊所接受的是欧洲贵族的传统教育，培养了他泰然处世的心态，即使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他也能运筹帷幄，骨子里依然保留着一种精神——为生计和金钱。麦德逊刚刚开始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行为极端恶劣。其实他只能算是一个聪明的赌徒——一个智商很高而又很愿意动脑子的天才。他的目标是所有人。在圣赫勒拿岛上曾流行着这样一句格言：赌博是聪明人最理想的职业。很快，麦德逊便成了人声鼎沸、斗争激烈的纽约股票交易所里的一员。

麦德逊 30 岁那年，父亲离他而去，从此上帝似乎格外青睐这个孤儿。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家采取了许多有利的措施。聪明的麦德逊很快便看到了商机，一改往日的恶少作风，没过几年，他就稳固了父亲留给他的商行在金融界的位置。他本人也一跃成为商海的主宰者。麦德逊改掉了他青年时代的浮躁和由此而带来的不信任，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没有人能够更合理地解释他的这种变化。但后来据有人传言说，麦德逊是听信了他父亲临终前的教诲。因为麦德逊是一个孝子，而他父亲又是麦德逊一直崇拜和非常敬爱的偶像。

麦德逊因此统治了整个金融界，控制着金融局势的兴衰。他很快就在全球的证券交易所里成为新闻人物，他的名字竟成了巨额财富的象征。而麦德逊本人则雄心勃勃，计划着进行气势磅礴



的资产吞并，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企业兼并。同时，麦德逊又以犀利的目光向正在兴起的国有或私有企业注入资本。多少次，他一旦“介入”正在进行的工人罢工，或与某个劳工组织勾结，数以万计的工人家庭就会横遭祸殃。如果他的行为遭到矿工和铁路工人以及牧民的反抗，麦德逊就会更加残酷地进行镇压。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广大穷苦人民在咬牙切齿地诅咒他，而金融家和投机商却奉承他。只要他动一动手指头，就能救活或毁灭全国任何一个企业。他控制着全国各地的财产和整个商业界，准确、无情而又是强有力的。麦德逊的所做所为，对国家无休止的欲望给以最大程度的满足，知恩图报的国家便授予他一个“巨人”的美名。

但是，除了个别几个副总、秘书和熟人之外，没有人知道麦德逊还有藏而不露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他的怀旧情绪，与他熟悉的人没有不知道的。麦德逊虽然在生意场上是只猛虎、巨兽，但他也经常怀念那段在华尔街区叱咤风云的岁月。这里的人们讽刺说：“麦德逊就像黑脸大盗，用赃物起家，积累了相当数目的本钱之后，改头换面成了希里斯托尔的商界名流。因此，他依然会经常露出丑恶的嘴脸，嘴衔尖柄，帽插黄磷。那种对市场进行飓风式抢劫的设计，曾多少次在科利发克斯公司麦德逊办公室里诞生。然而这些计划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不能不说是麦德逊的一种遗憾。黑脸强盗拼命地压抑着那种野性的生活——在心里哼一曲《西班牙女郎》，便又把思绪拉回到现实中。直等到失去最佳的行动时机，他马上会告诉别人，如果他实行了自己的计划，将会获得巨额财富并以此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没有了我，华尔街就变得毫无生气。”麦德逊经常这样说。时间一长，黑脸

大盗这种讨人喜欢的弱点便在经济界广为流传，人们都在暗自庆幸。

当人们听到了麦德逊的死讯，整个金融界都引起了骚动。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市场。居高不下的物价使整个金融界都濒临崩溃。在连续两天时间里，华尔街仿佛人间地狱，一片狼籍。在美国，可以说历史的经验证明，哪里出现投机经营，哪里就会有倾家荡产。在欧洲有不少的商界人士，追随着他们崇拜的金融家的命运而去，竟然毫不留恋这个美丽的世界。在法国，巴黎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银行家，刚刚走出证券交易所，便在愤怒不已的犹太人面前，心力衰竭而死，手里拿着救心药也挽救不了他的生命。在法兰克福，一条生命从天主教堂的屋顶上飘然而下，又为粉红色的塔尖增添了一份血腥。生意人喝得烂醉如泥，剖腹、上吊、开枪自杀，这一切都是因为某一天，在英国有一条贪得无厌的生命不辞而别，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沉重的打击降临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华尔街正竭尽全力掩饰着即将发生的危机。由于陆克思·汉斯在一个星期以前突然被捕，所以，麦德逊洗劫汉斯银行的丑闻便被曝光了。与麦德逊密切相关，由他本人直接控制的巨大经济利益，这时候坚强地与这件事本身造成的后果在拼死抗争。金融市场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实际控制能力，爆炸会随时从天而降。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世界都快要支持不住了，这并非夸张。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的收成非常成问题，更多地方的铁路工程，也比原来的预料要糟糕得多。显然在已呈报的多种预测报告中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崩溃的威胁，但是由于“麦德逊集团”的威力，市场日趋稳定。在这之后的一个星期里，人们再一次接受了“巨人”的恩赐。媒体纷纷报



道，麦德逊已对华尔街给予密切关注。他与副手之间随时保持电话联系，各地的电话纷涌而至，纽约和马尔斯特镇之间的通话金额高得惊人。很显然，邮政总署不得不委派专人应付此事。还有媒体说，汉斯的垮台差点使麦德逊放弃休假，但局势的迅速好转又使他可以安心度假了。

这些胡说八道的捏造，全部出自那些“金融编辑”之口，其精明的程度，使人不难怀疑是那伙麦德逊集团里的高人干的。他们当然清楚，现在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就是人们对“巨人”的崇拜。麦德逊已离他们而去，新的救星是钢铁巨人豪丝伍德·B·杰弗里。经过96小时的混乱之后，他们重新控制了局面，才得以有片刻的喘息。星期六，华尔街不再骚动，一切都已开始恢复。经过这种恐惧的震颤之后，华尔街精疲力尽地进入了星期日的梦乡。到了星期一，更强烈地震撼开始了，快如闪电，顷刻之间传遍了华尔街——据称始自一个着急出手的定单，随后波及了整个刚刚有些平稳的股市行情表。5分钟之内，股票市场的大门外面，原来平缓的声调一下子高了八度。疯狂的人们不停地挤来窜去，互相追问：“麦德逊真的死了吗？”又都无一不在自我安慰：“不，不可能，这种骗人的小把戏我见得多了。”过了一刻钟后，传来了伦敦的股票交易所关门的消息，美国的股票一落千丈。而这时，纽约的股票交易还有4个小时开盘。股民们被这个骗局激怒了。杰弗里跌坐在沙发上，不知该如何应付。整个金融市场在这场龙卷风中摇摇欲倒。30分钟后，麦德逊的遗体被发现的消息更是雪上加霜。报纸和电台纷纷报道了这件事。此时有人传言，说他很有可能是自杀，可这并不能给绝望的人们一丝安慰。豪丝伍德·B·杰弗里以及他的助手们，都在慨叹回天无术，面对

这狂风暴雨，却毫无阻止的力量。是的，除了麦德逊，谁还有如此威力呢？

尽管如此，没有了麦德逊，地球依然在自转。风暴过后，一切都恢复了原样。作物没有停止生长和成熟，河水没有停止它的流动，阳光还是那么明媚，牛羊成群，世代劳作的人们还在过着从前一样的生活。他们生来如此，从不关心什么经济，也无力关心。女神贝罗娜还在呼唤着沉睡的穷苦人，自己却彻夜难眠。除了输了一二百万的赌徒气得头脑发热大喊大叫之外，更多的人们还在过着自己熟悉的生活。现实就是现实。麦德逊的死不可能让人们表现出更多的震惊。只有那些已经失去理智的赌徒，还对麦德逊的峥嵘往昔记忆犹新。地球仍在不停地转动。当麦德逊的尸体与大地溶为一体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他生前所控制的每一个细节，都照样在那里不停地运行着。这种由麦德逊所引起的混乱，仅仅持续了两天，一切便恢复了正常。许多事物又重新组合起来，那些在这场风暴中濒临破产的人们，又在寻找自己的归宿。金融市场迅速恢复了原有的秩序，麦德逊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正常经济规律的牺牲品。

事隔不久，美国再度爆出丑闻，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第二天一早，芝加哥有限公司宣布破产。当天，一位颇有名气的政坛人物，在新奥尔良大街上被人击毙，凶手竟然是他妻子的弟弟。全国各地的记者编辑们很快注意到：有关“麦德逊事件”的报道，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竟成了“陈词滥调”，无人问津。成群结队的美国游客已经开赴欧洲，他们站在死于贫困和战争中的人的纪念碑、塑像前，长时间默默致敬。却没有想到曾被自己崇拜过的巨人。就像一个世纪以前客死罗马的年轻诗人一样



无人关心。人们宁愿去苔斯塔西奥山下济慈的墓地参观，也不愿意在马尔斯通镇的教堂旁边的那个显赫一时的富人墓前默哀。



第二章 特大新闻

《新闻报》办公楼，一间布置考究的办公室里，詹姆斯·莫洛伊主编正埋头写着什么。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用拿着钢笔的手示意他的秘书去接电话。秘书西尔弗急忙放下手里的工作。

“你好，詹姆斯办公室。”他说，“什么？……如果你不介意，说话声音大一点儿……噢，您好，邦纳先生……对对，当然……我明白，不过，他今天下午的工作已安排满了。对对，什么？……噢，上帝啊！好，请您稍等一会儿。”他把电话递给詹姆斯。“是西格斯波·麦迪逊的助手卡尔文·邦纳打来的，”西尔弗解释说，“他说主教桥那边出了重要的事，一定要亲口对您说，距离太远，请您声音大一点。”

詹姆斯停了手里的工作，“见鬼！”他嘟囔着。

“你好！邦纳先生。”他大声说。

詹姆斯一脸漫不经心的表情。

突然西尔弗发现他的脸色阴沉下来，身体不由自主地站起



来，不时地回应着对方。西尔弗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随着詹姆斯的眼神一起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随后便听到上司的命令：“让非吉斯和威廉立刻来见我！”西尔弗猛然醒悟，一个箭步冲出了办公室。

詹姆斯先生在报界小有名气。他人高马大，有着典型的爱尔兰人的特征。嘴唇上的黑胡子点缀得恰到好处。虽然已过了不惑之年，但依然很精干。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毫不怀疑。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詹姆斯给人的感觉有点藐视一切，仿佛在向别人宣布：爱尔兰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其实他身上的优点也非常突出：谦虚、谨慎、从不端架子。他目光犀利，很容易看透别人。他的气质和教养掩饰了内心深处的不洁之念，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但他的面部器官却从来不配合他掩饰自己的情绪。但他的能力，并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作为公司经营部经理，晨报《新闻报》的总编辑，他已将它的发行量做到了名列前茅。除此之外，晚报《太阳报》也深受人们喜爱。他的人生格言是：假如你不是天才，千万记住扬长避短。他本人是既有天赋，又非常勤奋努力的人。因此，在一个人人都注重自我，不利于培养友谊的环境里，詹姆斯却赢得所有职员的尊敬。

“你敢发誓你没有撒谎吗？”詹姆斯在认真听完对方讲话之后，这样问道。因为新闻讲究的是真实。“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好的，对对，警察已经到了，可是，其他人员呢？比如佣人。不错，现在遍地都是……对对，让我试试……等一下，邦纳，我很……谢谢。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是的，我会非常感谢你的。你听懂了吗？你一到城里就找我好了，好吧，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再见，朋友。”说着，

匆匆看了一眼列车时刻表，这会儿他查了一下，又扔回书架。很快西尔弗带着菲吉斯和威廉回来了。

“你好，菲吉斯，现在帮我一个忙。”詹姆斯做了个深呼吸以平静的口气说。“等我说完后，你立刻撰写《太阳报》的头条新闻。”菲吉斯的眼睛从眼镜后面折射出一种冷光，点头表示服从。他习惯性地看一下时间，掏出本子，坐下来等待下文。

“西尔弗，”詹姆斯转换了话题。“让琼斯马上与驻地记者取得联系，不管他们在干什么，立即赶到马尔斯通镇。但不必告诉他们详情。在《太阳报》与市民见面以前，任何人都要保守秘密。威廉，你马上去告诉安东尼先生，无论如何都要留出两个空栏，我要让这条新闻轰动全城！还有，”他强调说，“告诉他，我不管他采取什么措施，必须保证这条新闻的独家占有。就说5分钟之后菲吉斯将把特稿准备好，让他为菲吉斯安排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以便于写作。你去的时候，通知摩根小姐到我这儿来。让话务员想办法接通特仑特的电话。见到安东尼以后，立即回来，我还有别的事。”惯以“动作敏捷”著称的威廉像影子一样消失了。

詹姆斯又转身面对菲吉斯先生。菲吉斯早已做好了记录的准备。詹姆斯沉重地说：“西格斯波·麦德逊先生意外身亡。”他来回地在屋里踱着步子，声音掷地有声。菲吉斯迅速地做着记录，他面无表情，仿佛在听说一件关于天气的气象预报——这样的事情见得多了，他当然不感到震惊。两个星期前他和妻子以及两个贴身秘书，来到马尔斯通镇的一家名叫白房子的宅子来度假。这是他们四年前买的。他和太太每年夏天都到这儿来。昨天晚上，他和平时一样，按时来就寝。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住宅



的。今天早晨，大家在应该见到他的时间没有见到他。大约上午十点，园丁在一个棚子旁边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死的很惨，子弹从左眼射入，穿透了大脑。可以肯定是当场死亡。手腕上的痕迹表明，死者生前曾进行过搏斗，但尸体没有遭到抢劫。镇上的斯托克医生已经赶到现场，他将对尸体进行检查。主教桥的警察也对现场进行了保护，但未透露任何消息，不过可以肯定，他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有关凶杀的蛛丝马迹。我要说的就这些，菲吉斯，现在你去找安东尼先生，我会安排一切。”

“伦敦警察厅派来一名最有能力的侦探正在调查此案，”菲吉斯先生抬起头，望着他的上司说，“这种说法很合人们的胃口。”“就按你说的写吧！”詹姆斯说。

“还有，麦德逊的太太当时在哪儿？她怎么样呢？”

“她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詹姆斯回答说，“而且她现在拒不见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是我，菲吉斯先生，我就换个写法。”一个柔润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说话的是一位白白净净、温文尔雅的女子，她就是摩根小姐。她进来时正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我对麦德逊太太有印象，”这时她把目光转向詹姆斯说，“她体态健美，思维敏捷，如果麦德逊先生是被谋杀的，她肯定会勇敢地面对现实，而且，她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协助调查的！”

“嘿嘿，摩根小姐，如果是你，你会这样做的，对吗？”詹姆斯说完忍不住笑了。她是这里最得力的骨干之一。“考虑一下摩根小姐的见议，菲吉斯，你可以走了。来，小姐，我相信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来。”

“我们正好可以出版《麦德逊传》了。”摩根笑着说。她浓黑